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墨子閒話

(一)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墨子開話

孫語著

000182

161.3

1200V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000182/0059

類號 083/1200

俞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屢蕪終古矣。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旣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輒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

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僅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敵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自序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移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尙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悼於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准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苟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敵。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揆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鎖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剋通涂徑。多所譏正。余昔事讎覽。旁摭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顧千里校道。臧本。臧本。大明正統十年。梁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臧本。臧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魯寶。歷開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驚數。尙完具。冊楷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情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煉。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攪。舊校疑滯殊衆。擊毀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及吳公武讀書志。聞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翫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鬻繡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畧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康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憶。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迓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蕃族氏之蕃。今本迓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慳。勉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菽蕪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菽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菽蕪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遠近。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蜺。虎爲霍。兵法諸篇之輿爲順。又爲類。芒爲芸。稗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授之文。舊校精寫者。徑錄補正。以資者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儘更宜究其。僭俾二千年古子。盤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 一 親士 脩身 辭過 所染 法儀
七 患 下 七 天志上 八 非樂上 九 非命上 十 經說上 十一 大取 十二 公孟
- 二 尚賢上 三 尚賢下 四 兼愛上 五 非攻上 六 節用上
- 三 尚同上 四 兼愛下 五 非攻下 六 節用下
- 七 天志下 八 非樂下 九 非命中 十 經說下 十一 大取小 十二 公孟

- 十三 魯問 十四 水備城門備突備高臨備梯備 十五 迎敵祠 旗幟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篇目考 佚 舊敘

後語二卷

上 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子傳授考

下 墨子緒聞 墨子遺墨家諸子鈎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間。選甲子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瑣。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贖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遂錄別冊存之。此

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卷。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滄生運判武祥。咸有先生手彙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余前補定經下篇句讀。頗自矜爲翫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窅。不無望文主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網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開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研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歸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縮廬居士書。

墨子閒詁

卷一

親士第一

說未境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為墨子所自著也案畢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為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書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建忠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說文思部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

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尚賢篇曰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為長即訓為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

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不使為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尙

攝中國之賢君左傳十一年傳云武賈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播萬樂下不敢放乎匹夫此義與彼同

謂越王之威足以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安也俞樾云抑之首屈抑也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太上無敗云河上公注老子

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義未得案說也是也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為文謂等之

004638 131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

厚而薄貴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作納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

退從或體作納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愈說近是

雖難庸民終無怨心

傷君 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傷道也傷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

之臣 弗讀爲弗說文上必有詬詬之下廣雅釋詁訓云詬詬語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豐豐詬

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詬詬鄭君注分議者延延而支荷者詬詬

也蘇云支荷二字疑詬字之說愈云支荷乃積樹二字之假音說文采部檄檄也徐鍇曰檄檄不伸之

意然則檄檄者詬詬始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而不得申亦必詬詬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

爲交形近而誤詬詬說上篇圍規寫交也今本文亦誤支是其證歎讀爲歎交歎謂交相歎成也荀

長生保國 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

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瘖於金於甘二切瘖極無聲也則作瘖亦是詒讓案瘖瘖字同尙賢

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嚙遠臣瘖又云朝居殿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尙賢

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瘖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之瘖

李養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吟古吟字畢

怨結於民心 蘇云瘖瘖 詬諛在側

淺與暗映對文因假遂爲
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
中惟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
高注云淳厚也

脩身第二脩治之字从多从肉者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

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

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說苑述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闕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

感不附多稱父母爲親戚詳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業爾雅釋詁舉物而闕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

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無入之耳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惡即譖惡傳二十八左傳聞執譖惡之口是也淺與譖古字通故小

曰雖有詆訐之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貫云批扞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無出之口殺

傷人之孩如根莖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

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

飾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單云：字當爲窮。說文云：墨翟書義從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莊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非，是其明證。義之從非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與弗相似，故譌作弗耳。古文作非，故於此亦不知爲非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備識也。生則見愛，死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非，故於此亦不知爲非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備識也。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衆注云：馴，讀爲馴，與爾雅釋馴義同。訓出口者，皆與雅之言。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肢，體

即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接之肌膚。小爾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華髮墜顛，道藏本，頤作頤，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華髮墜顛，道藏本，頤作頤，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

云：捷，美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華髮墜顛，道藏本，頤作頤，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

齊宣王謂閔丘曰：士亦華髮墜顛，而後可用耳。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單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

肅云：徧，亦辯也。儀禮肅云：徧，亦辯也。儀禮肅云：徧，亦辯也。儀禮肅云：徧，亦辯也。

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音徧，是非音辯。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

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音木才不固者，其末必危也。華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墻詁。又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云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闕。

也。春秋傳曰：勞之不闕，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

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當爲非，在身而情，當爲情近形而謬。上云：反其路者也。路當爲務，即家上務爲

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因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
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
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名釋委容云：「戴，載也。」
思利尋焉。注云：「尋，尋之，言重也。溫也。」
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弟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時同。」
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山尙疑卽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蓋說未審。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增成其說耳。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野，公羊驪十年，何休注云：『墨子姓上者，著其爲師也。』」
於蒼則蒼，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

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七入爲緇，鄭注云：「玄其六入者，與爾雅釋器義崩，鬻引畢作必，是其證。」
五入畢而爲，而已則爲五色矣。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

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
而巳則爲五色矣。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

五，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耶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高誘云

城人，堯聘伯陽。伯陽，高誘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
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

也。然後成注云：『伯陽，姓也。』
耳，然後成注云：『伯陽，姓也。』
也。得六人曰：『伯陽，姓也。』
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柏陽，北

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陽，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經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陽，此伯陽自是舜時賢人，高以爲老子。經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仲虺高誘云仲虺居薛為湯之左相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高誘云所染染得其人故曰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

天地高誘云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高誘云稱美其德以為喻也夏桀染於干辛高誘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

干辛高誘云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也夏桀染於干辛高誘云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干辛

桀之勇人也抱朴子推哆高誘云水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重殺人古良規篇亦作干辛推哆高誘云水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重殺人古

說疑篇又作侯修淮南子主街訓又作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羸姓飛廉之子推移惟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羸姓飛廉之子

有力致康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厲王染於厲公長父高誘云厲公長父厲公之子也厲王染於厲公長父高誘云厲公長父厲公之子也

長父高誘云厲公長父厲公之子也厲王染於厲公長父高誘云厲公長父厲公之子也

以厲為號公諱未塢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統仲今

本紀年出於統榮夷終高誘云榮夷終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殷內諸侯為稱大夫也夷公蓋拾未知是統否

榮伯之後高誘云榮夷公蓋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幽王染於傅公夷高誘云傅公夷無致國語惠王時蔡公好利近榮夷公蓋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幽王染於傅公夷

穀高誘云穀一本作蔡蔡公穀高誘云蔡公穀一本作蔡公穀蔡公穀高誘云蔡公穀

公謀父以下世為禰士於周隱元年所書蔡伯來者即其後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

若蔡當幽王時唯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蔡侯所事不聞更有名穀者案蔡說也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

優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蔡侯所事不聞更有名穀者案蔡說也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

亦同高誘云稱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假齊桓晉文下治嬰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高誘云高假為假也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假齊桓晉文下治嬰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高誘云高假為假也

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言語作郭偃取注曰郭偃晉大夫今本蓋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
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郭偃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詩歸毛傳曰王之郭門曰舉門郭偃之爲高偃郭門
之爲舉 楚莊染於孫叔孫叔敖也洪遠錄釋漢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鶴字叔敖不知何據 沈尹
門也 呂氏春秋作沈尹蕩又贊能有沈尹壘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壘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
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屈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壘案申尹壘巫筮皆字之誤李惇云
宣十二年左傳師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注云沈或作蕩也韓詩外傳所載楚樊
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即虞邱子令尹者其
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壘呂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壘字形並相近未知孰
爲正也至余知古渚宮舊事作沈尹華以呂氏春秋去宥篇攷之乃楚威王臣壘誤井爲一也 吳闔閭
染於伍員 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厲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 文義當染作文之傳畢
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憤高誘曰文氏之憤名案彼有 越句踐染於范蠡 高誘云范蠡楚三
之字者如庚公羨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 越句踐染於范蠡 高誘云范蠡楚三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鄙人治讓案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 此五君者所染
吳越春秋云文種者楚南鄙人也姓文字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影即鄒之譌 此五君者所染
當舊授者字今據治要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治要無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胙 治要長作張畢云呂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管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治讓案左哀五年傳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孫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此長柳朔王胙即張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褒
姓漢書藝文志有扁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類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子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類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治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即寅也見定八年左傳 吳夫差染
於王孫雒 畢校改雄云舊誤作雒盧文昭云今外傳吳語王孫雒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

春秋當染為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為之說曰漢改洛為雒

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英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

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渚之戎遂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氏證之

則雒字是矣顧廣圻抄同王云虛設是也蘇書雄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雒為雒困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其字之木作雒蓋明交太宰鬻注呂氏春秋云伯州犖之孫鬻為吳太宰鬻云高誘

孫鬻即伯州犖之孫則其字之木作雒蓋明交太宰鬻注呂氏春秋云伯州犖之孫鬻為吳太宰鬻云高誘

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為州犖之子說也國語吳語章注誤與高同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云

搆一本作搆給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搆高誘注云智瑤宜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

晉語云三彌宴於藍臺知瑤子戲轉康子而侮殺規知伯國之諺曰主不備雖必至矣章注云伯國晉

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中山尚

武蓋即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入閭關云張武教智伯春韓魏之地而掩於晉陽中山尚

染於魏義偃長中山為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至魏王二十二年為

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為太子改封次子

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為太子改封次子

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趙世家及樂毅傳水經滹水鄒道元注及

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祖公為魏所滅則尙或即桓公墨子論及見之高蘇以為魏

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書為魏所滅則尙或即桓公墨子論及見之高蘇以為魏

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丹范雎同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尙屬魏則牟

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尙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子牟為魏文侯子蓋提宋康染於唐鞅佃

牟與擊為一人其說尤顯則楊倞已疑之矣牟引高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宋康染於唐鞅佃

不禮宋康染於唐鞅佃宋康染於唐鞅佃宋康染於唐鞅佃宋康染於唐鞅佃宋康染於唐鞅佃宋康染於唐鞅佃

今人表有田不禮則唐鞅對曰王之罪也呂氏春秋淫辭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者衆矣而鞅

臣愈不長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罪也呂氏春秋淫辭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者衆矣而鞅

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長矣居無幾何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為李兌所殺事當宋

逐戴子又云唐鞅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居無幾何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為李兌所殺事當宋

陳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
十三年此不編與墨子時世不直且與中山之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
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
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聞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
殘亡春秋家呂氏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君臣離散民

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畢云接搜字之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廣雅

云理行理性於染當畢云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論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誘云論而佚於治官要作

逸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論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

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高誘云所從染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以後至篇末與呂氏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畢云理猶治

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治讓案呂覽尊師篇又云段干木晉

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傳說之徒傳說見尙

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禽子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傳說之徒傳說見尙

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名篇云有衆聽之明而無當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友是與比周杜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

公孫夏一爲楚詞宜申一爲楚公子申茲所舉蓋詞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紹書文舊作

刀非玉鸞云刀丁玄切亦姓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

三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注下句而折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

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

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

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

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下有之字。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作小大。皆天之邑也。

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犒羊，畢云：當云牛羊。豢犬豬，豕也。玉篇云：犒則俱切。今作犒。陸德明莊子

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犒。犬豕曰豢。蘇云：案犒乃犒牛兩字，而誤合爲一者。文當云：犒牛羊。犒爲酒禮。桑盛，畢云：潔字。正作犒。說文云：桑，禮也。以敬事

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

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

人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畢云：舊說愛字以意增。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

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廣雅

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誓辱也。其賊人多，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故天禍

類聚增大使二 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食而無祿也說文商部云稟賜穀也周禮注云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祿也 故凶饑存乎

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

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牛肉則唯食魚腊不特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鴉鷄二

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圍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

牲大荒不特殺則大夫徹縣周禮小胥云禘大夫無故不徹縣孔疏云徹亦去也 曲士不入學周書禮記篇云成

不止不備而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孔疏云徹亦去也 曲士不入學周書禮記篇云成

務積是不君朝之衣不革制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既朝則皮弁服鄭注

入學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蒸祭服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服注云冠弁委親其服攝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是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周書大匡篇云大蒸祭服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盛日瑣客始至之禮要既將幣之禮瑣要即瑣也瑣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禮記篇云年儉實祭以中

盛年儉則勤而不實大荒徹駟駟單云高誘注呂氏春秋塗不芸不除范寧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單

實歲設位有賜與此略同徹駟駟單云高誘注呂氏春秋塗不芸不除范寧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單

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

塗道之脩遠只作塗云蘇云道與導 井中單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 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 今歲凶民饑道俄重其子此疚於

隊單云首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除單云首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 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單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 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 為者疾食者

衆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為實為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則

歲無凶為者饑食者衆則歲無豐此上文成以歲善與歲凶對 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舉是其監今本投食者寡至為者饑十字文義遂并悟不合矣

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

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

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

有十年之積。故詩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昔者湯克

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此其離凶餓甚矣。管子難讀如難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即家上三穀四穀不收而

是古書本有二說也。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深

誤。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

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者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要難殺吳王子慶

慶忌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春秋國閔內傳並以慶忌為王僚子。淮南子說山訓許注以為僚之弟子未知孰是。吳云言慶忌雖勇猶

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難許以資驛出奔。或妻于斯右手如術求見

慶忌與東之吳波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閔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夫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樂毅謂之待。魯語帥大難以憚小國其難。桀紂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

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守為國。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命訓

篇云。極賞則民買其上。買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

爲棺槨墨云舊作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墨云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揚涼曰謝榭死又脩墳墓

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墨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

敵則傷墨云離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墨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

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夏教故義略同案墨據周書文傳篇文

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考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箴文木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云墨子

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投之

辭過第六墨云辭受之字從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詒

子墨子曰古之民墨云太平御覽未知爲宮室時墨云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詒諸案趙蔣馬短經

營窟夏則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穴上疑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墨云王太平御覽

引作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悅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邊足以圜風寒墨云邊太平

非固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上足以待雪霜雨露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

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墨云謹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舊本悅凡字今據治

是故聖王作爲墨云當云以其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蘇云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道藏本則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弨校云當

民作民則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弨校云當

上篇其籍數厚。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治要作使上二字，誤。學云：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治要

身。談不以爲辟怪也。學云：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長短經作故天下之，無可得而治四字。財用可

得而足。有也。字當今之主。長短經作王。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治要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

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學云：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長短經治作理。下有而字。是

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振，善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故國貧而民難治也。蓋避唐諱改。君實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也。實，治要作誠。當爲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云：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莢。引作衣皮，非。說文

云：莢，乾芻。王云：乾芻，非可帶之物。學說非也。說文：莢，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莢。禽賢曰：傳說汝芻帶索，

謂草索也。此言帶莢，猶彼言帶索矣。論讀案：禮運說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帶莢。疑卽喪服之莢帶。

傳云：絞帶者，繩帶也。冬則不輕而溫，長短經作煖。案下文輕煖常見。似是。夏則不輕而清。曲禮冬溫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

也。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溫。清二字。誤。故作誨婦人。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治絲麻，學云：上已云聖王，則此不當重復。恐不足持。治絲麻，學云：上已云聖王，則此不當重復。恐不足持。

舊有役倍其域。郭云：榘，字當爲榘。說文云：榘，東也。治讀案：非樂上作榘，布絳，非命下作榘。布

云：四十八字。今移前。榘，布絹。榘，此榘或當爲榘。亦榘之。榘字，絳當爲榘。榘與榘通。故彼二篇又誤。絳，非

樂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帛，部。練，深緇也。絳，帛也。學云：中讀去聲。案：學說非也。中

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

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則身有禪衫。又有禪袴、禪袴之上，有裘裘也。案：儀禮云：中衣，冬

或服裘，或服袍。薄皆有中衣。中衣，經典亦作裏。說文：衣，部。中衣之上，加以裘也。案：儀禮云：中衣，冬

舊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絳緇之衣，足以爲輕且煖。學云：文選注引作榘。治讀案：後文

也。長短經夏則絺綌之中。說文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上足以為輕且清。至且十二

仍作煖。夏則絺綌之中。加中衣。此即以絺綌為中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足以為輕且清。至且十二

字。單本據北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且七字。王云：夏則絺綌。且清。木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

清。與冬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絺綌。且煖。夏則絺綌。且清。

書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單書治要所引上下皆謹。此則止。故聖

人有此五字。當據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綌。足以為輕清。亦有足以為三字。謹此則止。故聖

人之為衣服。今據治要補。適身體和肌膚。單云：北堂書鈔引云：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下有以字。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

饑者。何也。得其所。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要同。案當為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

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單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勝。高誘曰：勝。足也。魯讀如澹。然無。府庫實滿。足以

待。不然。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兵革不頓。襄四年

兵不頓。杜注。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其為

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

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治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為文

麗也。文選七發。李。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大戴禮記。保傅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璜珠。以

注云。曼。輕細也。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納其間。璜。瑤以韋之。璜。治要作。佩。長短經。同。單云。當為佩。古

無此。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治要作。此非云益煖之情也。俞云。情猶實也。國之情。猶言。曰

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為主耳。單財勞力。單亦盡也。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

要以此觀之。以爲短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有也字下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

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

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治要無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

街訓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蔬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說文云古只作

之實爲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卽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說文云古只作

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爲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濟與蒸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鄭注云炙實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舉本

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舉云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鼈作鱉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與上文相復舉改非也舉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

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還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

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方丈句法轉爲完足語

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注云極五味之饋食列於前方一丈自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饈舉云飾

之屬是也饈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饈與凍冰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饈當作饈饈爾雅釋器食

體謂之饈郭璞注飯饈臭論語鄉黨食體而饈孔注饈饈臭味變也飾本作飭饈飭字形相近俞說同張

文虎云覆食之饈長不當爲飾飾饈草書治要引作饈饈是也玉藻日中而饈注云饈食朝之餘也論語

鄭注云食餘曰饈饈饈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近是飾治要作饈則疑饈之借字荀子正名篇云香

臭芬鬱醴醴酒醴奇臭以鼻鼻搗注云醴暑過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張望文生訓不足據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

凍餒舉云當爲饈說雖欲無亂舉云善說難字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上王校增之字當爲

食飲當作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

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詒讀案：治要亦引作完。意林同。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

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民不勞不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詒讀案：故

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畢云：下有矣字。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

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餓。

作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喪。治要：作邪。姦喪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

王云：舊本兩姦喪，說其一。則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野固字。畢云：太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誠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回字，蘇云：當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

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

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顧云：

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口索。左：寡二

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

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

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

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

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及湯及武王也。治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蓋嫌治雷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曰：夫子曰：曰三字而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鐘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竿瑟之樂。周禮小胥云：編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穎達疏：以為

琴瑟，公羊釋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

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服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

秋緯：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只作威，息於聆佾之樂。畢云：聆當為佾，聆佾，太平

各字之壞。王云：今木墨子作聆佾者，聆乃聽字之譌，聽即無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

部七佾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佾下引墨子並作吟佾，吟亦隨之。蓋墨子書，佾字本作隨，

故今本譌作聆，請類書譌作吟，而佾字則皆不譌也。其制本御覽作吟，吟者，後人不知吟為隨之譌，遂改

吟佾為吟隨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士大夫息於琴瑟，此云：農夫息於隨佾，鐘鼓，琴瑟，隨佾，皆樂器也。

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箠，相和而歌，益即佾也。若吟請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請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

部云：箠，似拊者，又佾部云：佾，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佾，毛傳云：

益謂之佾，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益也。史記李斯傳：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音云：

也。道宋陳曉之問謂之稅。郭璞注云：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字衍文。子墨子曰：昔

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

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

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為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

不當云且以爲禮。學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不。屬。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所以茅覆屋。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

命曰護。又脩九招。單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則未全。挽也。畢說未密。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危也。公羊。亦道九招。即書。皋陶謨。節。節。九。成。舜。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魯作九招。舞令。賈。終。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啓。始。歌。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聲。招。詔。響。字。並。通。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單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賈。文。篇。云。文。王。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洵。樂。淮。南。子。汜。論。訓。云。周。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單。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爲。失。致。周。禮。大。司。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舞。所。執。文。王。之。樂。柱。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是也。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

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令義同。蘇云：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此下有闕文。說字：多寡之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初，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遠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當作固。今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投字。

卷二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絳、譙、引、擲、唐、成、書、賢、云、尚、者、上、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

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今者，魯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擊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說。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說字。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

宮字涉上而後既立又謹上爲鑿一門上疑當爲謹止辭過謂云謹此則止謹止爲鑿一有盜人入闔

誤作立既遂不可通謹上疑當爲謹止辭過謂云謹此則止謹止爲鑿一有盜人入闔

其自入而求之畢云自入言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小

雅廣詰云列次也國語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百有能則舉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之以

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

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治要無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備解引屬

位亦釋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衆注云以勞殿賞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

列爲位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衆注云以勞殿賞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

定一登之轉文選江賦注曰灑灑古字通殿之與定猶灑之與控也詩采芣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

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音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常爲奠徹是也

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治要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治要亦作畢云詳讀如詳舉之詳俞云畢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

間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詳焉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復語管子山國軌

鄭注曰詳讀爲弭此詳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復語管子山國軌

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

急或卽蒲澤今蒲州府治讓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

之陽疑卽本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夏夏集解引鄭玄云夏夏衛地孟子題書篇舜生於諸馮運於

爲與平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股本紀阿衡欲好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媿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鼎俎爲道宰，既近賢親，湯乃備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秦願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舉爲宰。會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夭，秦願於置罔之中。書竹與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皦叔有若閔夭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毛置，必置也。事未詳，或以詩爲置，當爲閔夭而作。秦願當卽太公望也。置屬閔夭，秦願事古者，書傳未述，必有擢處云。置卽詩所謂逸置當爲閔夭而作。秦願當卽太公望也。置屬天則同。墨新與七公約，而遇文王事亦合。詩爲融注十亂，以秦願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士公爲首，書傳未述，必有擢處云。置卽詩所謂逸置當爲閔夭而作。秦願當卽太公望也。置屬人豈容都，不道耳。是謂罔置無疑也。案置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願卽太公，乃宋免仁傑之謬說。攷詩大雅，無孔攷引，鄭引與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二大德，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秦願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有秦願，又有尙授之政，百十服。蘇云：服與故常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墨云：下疑脫一字，命云：學也。故常讀爲揚尙書說，不惕予一人。白虎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意疑爲底形，近而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虛辭注云：承嗣，謂家子也。孔廣森云：承，承也。左傳曰：將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謂除也。可以子視之。安孔說也。此云輔相承嗣中，讀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承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於承，承爲四衆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欽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尙書大傳，承作丞，此承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義並與彼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則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勳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尙與尙同。案王說未塙，尙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仁賢爲政之本也。本云。故。一

云。胡是也。下同。論議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

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管子修辭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

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是。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

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

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爲賢。絕

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復。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單

謂一本作爲。論議案。遂。賢。依上文當作尚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而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

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

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始。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

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

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桑盛。以

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

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驚正作內有以食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
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類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三字涉上文
外有以爲皮幣而折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
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
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
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
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
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卽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
用曰字此不常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之以事斷子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

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爵舊本爵誤製虛以意改爲序爵畢從之王云製爲爵之譌子則非譌字也上文

從此引詩誨女子爵正與上下文子字同義則不得改子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虛蓋兼據彼文然王攷多以意改未必宋本子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

雅柔柔傳云灑所以致熱也灑亦所以致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進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

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灑物之用灑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用灑詩攷引執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卽上文所云高子之爵

上下文執熱而好秦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

爲云故嬖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經離春傳云街嫁不售流奔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
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濕也將休其手焉爾雅釋詁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舊本作惟今據王

毋讀如實習之實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
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為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若若而
勤也為暴者可以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一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荀上下
不同義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
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
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政中篇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發民
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應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人唯母
與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母法執厚
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唯母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
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使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唯母
樂無遺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又曰今唯母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
聽獄治政今唯母食之財以捐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思慮之智內治官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府庫今唯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取斂則
粟今唯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取斂則
或作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曰人君
唯母聽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母聽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國人君
無好全生則羣生皆全其生而後又養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
比周則羣臣朋黨戲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母聽羣徒
唯無聽詔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疑母
為務字之假借非一般爵以貴之頌賜之頌如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經云當為寧憂感在臣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人之為政也高子之爵而祿不從也

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傳：假借用權。宋邵校云：借，藉也。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

子驚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畢云：貪，舊

如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

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

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

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節度

非命上篇云：節，處。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節度

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

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

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卽唯也。古字通。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

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恐，惟失損之損，讀爲振故。非命篇作失振，說文振有所失也。已此故也。畢云：古字以已。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禮

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藉

謂語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本之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蘇云：使能上當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倏好。

則使之音致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

富貴者是使則非俞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俞賢而任使能不富貴兒不富貴不榮顯色

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而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嬰顯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

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軍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

默未瑋竊疑故當爲攻即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賜可以互證夫無故富貴

而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儼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費且智愚若使之治國家則

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下文字其心不

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之官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

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爵本劉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

所愛也下文字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者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

官是其理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小羅雅讀言云倍長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乘其九

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倍也什倍謂十倍其長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乘其九

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尙賢

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治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以下賢爲政而亂者下賢下

使能之語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爲

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

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章注云裨輔也此下篇云時夫聖武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及殷孔引鄭康成書注云伊摯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
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
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卽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華漢書作儀玉鶯
二同色鑣切有娶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
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倂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
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伊氏喜以伊爲媵送女高誘曰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
古華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亭本宋地莘氏色也或云
在陝西親爲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裏肉曰庖其說文廣部云庖廚也莊子湯得之舉
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畢云唐史記索隱引作簡孔安國書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琦氏六十里河四岸矣飯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
縣東二十五里治讓案賈誼傳案隱引被作衣乎作於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諸傅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說文曼部引書
敘釋之云傅巖穴也爲古文說命云說巖傅巖之野爲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城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水壞道常使胥靡利人祭讓此道說巖而隱代胥靡祭之以供食孔疏引皇市體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
靡之衣裳之而來且曰我從也姓傅名說明以夢乎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爲其形象求諸天下果
見樂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城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
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傅巖作傅說音近字通武丁
得之舉以爲三公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章注云與接天下
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
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
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賊，舊本譌，王云：賊當爲賊字之誤也。尙問下賊人，非謂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賊。此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賊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賊，舊本亦譌，王云：賊亦當爲賊。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賊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賊傲爲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數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傲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據正。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鯀，系本亦以鯀爲顓頊之子。漢書律厯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舜，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外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騫明，騫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則又以鯀爲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鯀子於鯀之世繫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年代也。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

也善矣與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種於羽山誓語象注云種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水邊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旒王注云言堯長放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食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經云穀縣於羽郊亦謂縣放而死也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方熱照無有及也案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單說殊不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穆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也為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若有辭怨苗曰羣后之肆在下肆聲類同古通用此肆即逮之假字為孔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蔡傳云孔書不作當作連孫星衍云不常言非常明察案明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燮燮不蓋燮者匪之假字匪不義同單說得之為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燮燮不蓋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清問下德威維威記表記引甫刑二長字亦並作威與此同禮德明維明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敬則德明人所以無乃名三后名命通部云名自命也畢植功於民三君並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折云孔書名作命畢植功於民三君並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折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愍愍哲字同與此書合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山川無名者主名之稷隆播種隆木依呂利改為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篇天命融降火于魏策休降於天曾劉本作休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降於天曾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樂隆於遊觀漢書隆作降淮南秦族篇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樂隆於遊觀漢書隆作降淮南秦族篇荀子待衝降而按衝降即衝隆農殖嘉穀為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種釋詁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

劉逢祿 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畢云：假一本作股。孔書亦作股。王鳴盛云：疑鍊變相似而誤。詒讓案：偽孔傳說同。

釋文云：假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假大也。禮記郊特牲云：假長也。說文古部云：假大遠也。維假於民，言其

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股乃據

孔書改。非其舊也。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

畢云：那讀如向案那當讀為享。明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窶。

舊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窶非。王云：作窶者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用之治天則不困。修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承，壩也。从口从収。从山。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

地同常。常，讀音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

普。隔句為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為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

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

淮南子藝文訓云：勇者可令埴。固。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

正長也。詳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

此家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為問辭。傾者當為諸之害也。古與邪通。漢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

畢云：屢即屢字。古文史記或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

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投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賞，嘗，試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嘗字，多爲賞，詳尙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毋同，慎下同。案畢校非也。毋語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畢云大，一本作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家王說是也。尙同下篇云：尙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尙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尙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脫，今據單。書治要增與下文合。治要作也。何以知其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同材。不能殺

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為

中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

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必索

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相寬。緩以養。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逮至治要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

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我以此知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說明字一本有。案道藏本季本並有。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瘖不能言也。聾者

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

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當作澗澤。說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恆山之陽。洪云。灰當是

記五帝本紀。就時於夏。宋隱。就時猶逐時。若言樂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

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伊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

說文。僕。送也。呂不韋曰。有佚氏目伊尹佚女。佚。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木味篇。佚作嬖。經傳皆作嬖。而佚字

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淮南時則篇。其曲。椽。椽。今本。椽。作。携。與此同。俞

云。師當為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

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傳云書正義云戶子云傳應在北海之洲孔傳云

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圍土之上。畢云史記股本紀云說為齊魯於傳巖孔傳云說賢而釋代齊

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圍土之上。畢云史記股本紀云說為齊魯於傳巖孔傳云說賢而釋代齊

說殷之齊魯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圍土。謂獄也。獄城。圍。又比長注云。圍土者。獄城也。獄必圍者。規主仁

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閱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圍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圍也。月令孔疏

引鄭記。崇禎間曰。獄。周曰。圍土。殷曰。美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圍土。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

爲繫。治罷民之獄。據此。則殷時已有圍土之名。不自周始矣。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

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

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傅治要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畢云而猶以也

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

云。輿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

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告女。訟刑。訟。公。通。用。畢云。孔書女。作

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從。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詳。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

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說。疑。卽。詳。之。誤。在

今而安百姓。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王引之云言當爲否葦書否字作否

不並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案上苗民。問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非否何

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注。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利。乎。當。何

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處。其。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

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

畢云。暨。距。字假音。

嗚夫。聖武知人。

畢云。嗚。疑當从目。蘇云。嗚當從口。作。目部云。嗚。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

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輪擲元聖武夫。蓋于王所。

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

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

之。舊本。謂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若書言與。

之相似。故之。謂爲言。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

畢云。辟。同避。

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

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

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

王引之云。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

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子推家訓音辭。

謂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慝反。

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舊本。說。此八字。

王據上下文。補今從之。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

王校。能上。增而字。

使不知辯。

說文。止。部。云。辯。字。今。本。補。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覽瘠鬻暴爲桀紂。不加失也。

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覽。不能行也。覽。卽壁之或體。覽瘠。鬻暴。皆瘠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稱桀紂。長巨。皎美。則必無此諸疾。疑。鬻。下。投。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如。之。誤。二。字。神。書。相。近。覽。瘠。鬻。暴。其。有。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行。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攻。卽。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文。

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

畢云。攸。一本。作。放。論。讓。案。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注云。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過。字當作會。神書二字形近而誤。尙同中篇云。至
悠怒游蕩輕物也。分與此文意正同。節辭下篇亦云。無敢會餘力。隱謀遠利。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
而。不爲親爲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卽舍力遠利。隱謀之事。而不相勞來也。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四土。說。腐臭餘財。畢云。臭。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實與也。莊
文力部云。勑。勞勑也。勞來卽勞勑。腐臭餘財。現省文。而不相分資也。子大宗師篇。郭象注云。實者。給濟
謂。隱。隱。良道。尙同上中。並作隱。隱。良道。畢云。隱卽匿也。異文。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亂者不得治。據上文補今從之。王推而上之以。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好。是故昔者堯有舜。舜
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此卽上文所謂伊尹爲有郟氏女師侯也。楚辭天問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
高注云。小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天。秦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秦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齊君爽篇。散宜生。亦見孟子
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天。秦顛。南宮括。散宜生。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
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
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竊虞難斯之藥。玄王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黿。青紆白虎。文皮干合。以獻于
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
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粒。食之所養。利之下。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
爾雅。廣物云。數。謂之粒。書。益。稷云。蒸民乃粒。鸛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五海之內。粒
食之民。王制云。四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
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
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故。尙。賢。之。爲
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尙。賢。之。尙。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卷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貫而達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尚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

道藏本利作形字通。

蓋其語人異義。

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

文同。

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

蘇云：茲滋古通用。是善皆作茲。詁林案說

文神部云：茲，神木多從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

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

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云。

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

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至有餘力不能以

相勞。

爾雅釋詁云：勞，勩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

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尚賢下作腐臭餘財，與朽亦聲近。畢云：舊本朽俱作列，非。說文云：朽，腐也。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慮天下之所以亂者，

說文：虐，虐也。此借爲乎字。生於無政長。畢云：政當

爲正。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

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

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爲未

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

以已。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

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

畢云：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

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

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立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卽

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

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憚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

以獨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不舉國無遺利蓋本此書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皆以告其

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爲獨非也義詳中篇

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

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非

子雖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

也與此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甚信本譎其王云其當爲甚甚明察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

爲鄉之屬別與周禮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

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當有以字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下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

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

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職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

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畢云，列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爲情，下同。顧

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歷於外者，唯請張滿注。請當

作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爲情。言古文受與心字篆文同，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不

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也。漢書東方朔傳：願注云：賢，進也。置以爲三公

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

天下。俞云：靡當爲曆字之誤也。天載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

天志中：曆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曆字皆曆字之誤。曆即歷之假字也。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

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將軍謂卿也。周禮

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卽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將軍

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鄭注引竹書紀年云：鄆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紹服，並稱卿大夫爲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遠當爲遠，形近而誤。後文云：遠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尙賢上篇云：遠至遠

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天子子疑當作下。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

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

祭義云：稱

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人，已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爲訪之借字。二字皆从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徹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國。其邪

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王云：已字義不可通。已當爲民字之誤也。傍者，溥也。獨也。說文：溥，通也。獨，與傍通。言民有善，則衆共薦之。若魯典所云：師錫也。上篇曰：

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案此已字，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尚同乎鄉長，尚同

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故不得其解。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尚同乎鄉長，尚同

平國君，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

掩蓋，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

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已亦民之誤，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

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其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

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

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

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

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

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有率其鄉萬民，有讓爲又，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

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有率其鄉萬民，下並同。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

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

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

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脫國

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

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

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舉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

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當將猶未止也。故

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則而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六畜

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疾菑戾疫之禍。疫戾。一聲之轉。舉云戾。疹字之假音亦通。飄風苦雨。

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

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以求與天下之害。是

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齊。道藏潔爲酒醴粢盛。舉云。水書多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

敢不蠲潔。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潔也。呂氏犧牲不敢不腍肥。曲禮云。腍。曰。腍肥。鄭注云。腍。亦肥也。腍。充

牲以告曰。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珪

博碩肥膋。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

寸爲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舉云。幾。讀

俞云：舉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開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并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

其爲政長也。下云：天鬼之所深厚。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王

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

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

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

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

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舉云：苗，舊作

制爲五刑。書舜典：偽孔傳云：五以治天下。舉云：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逮至有苗之制五刑。此卽下五

以亂天下。俞云：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兩云：當云道之。案下文

苗民否用練折則刑。舉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

善。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靈讀若連，故轉爲練也。折爲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

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論

孔疏引書鄭注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補衣

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顧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四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

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濶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

故著其氏而謂之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問書注與此合。於義爲長。戰國策說。黃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三苗。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孫星衍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華云。孔書殺作虐。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孫星衍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華云。孔書殺作虐。爰始淫爲刑。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今文夏侯等書。作誅宮制。則頭鹿則頭鹿。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與戎。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限字。禮記緇衣云。兇命曰。惟口起羞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兇命辭義相類。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僞古文書。不惜乃以竄入大禹謨。疏。惡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不知其爲說命佚文。故爲表出之。僞孔傳云。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云。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運收。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虛云。下篇。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作奉以。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爲。未塙。詳下篇。詩大雅節南山。乘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書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明又案王引之尙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辯爲使。則辭義重復。亦不可從。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意游佚。卽淫佚。

語之轉耳。畢云：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此與上下文例不合。疑當作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

此。疑脫政字。疑云：政以爲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洪云：論語季

義即本此。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兄故舊立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便譬誤

寫在宗字上，以爲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政。政以爲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謂巧爲譬喻。見公

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爲便譬。亦通。宗讀爲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爲正。又誤治支羽耳。案載

說未。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正字衍。是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

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

國家，爲民正長。王云：唯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

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

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

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

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

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

故上下通情。請即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

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所以濟事成功，重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

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尚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屬言正長，遂誤作以

釋畜云白馬黑鬣駘六轡沃若毛詩衛風烝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咨禮義所宜爲度又曰我馬維駒毛詩

駘傳云著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卽此語也王云卽與則同語猶

義直實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

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卽誠字案說詳節下篇俞云請上尊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

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欲爲情故誤割中字耳尚賢篇曰且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

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

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單云當云此爲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尊說字此下尊爲政二字

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兼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

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

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有也

將不可不察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察非也皆其體俞以若爲衍文失之

尚同下第十三單云中與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單云辟然

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

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單云若苟二字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

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

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者，辯讀爲獨。古獨字者，唯獨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劉辯常訓爲分。王讀爲獨，尙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爲天之明道，卽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注于天明開施教。

子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爲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僞孔諫天明爲天民。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

則是上下相賊也。賊，喜水譌。賊，今依王校正。說詳尙賢中篇。蘇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上之賞，唯雖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

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

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本

投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

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爲賞。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家君，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說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

之義，以尙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使家君，下投十一字，使家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

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

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

畢云：徧，舊作遍。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

善言之。字一木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

舊本作天下。單云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論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則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

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單云舊說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

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

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

得其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

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

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單云舊說此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

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同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單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

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並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詩騶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齊然齊等，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

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單云且。一本作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

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光譽本先之。舉云二字一本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令聞。與聞字通。禮記孔子問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語焉。曰。一目的視也。舉云舊說之。字一本有。不若二目的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的視。觀當作

觀。二耳之聽。聽當作。今本皆傳寫提之。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舉云舊說之。字一本有。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此與中篇。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

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

聖王爲聰耳明目與。王云。唯亦與。雖同案。毋語。詳尙賢中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

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詩無將。大車。鄭云。何也。其

以尙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尙同者。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

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致。蓋本譌。或今據道藏本。正。蘇云。致。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唯。舉本作。雖。云。苟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

亦可通。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王云。情。即誠字。言誠將

不可不察也。尙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下。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卽誠不知。凡墨子書

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知。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

愛。驗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情欲，求爲上士。士上，舊本無上，請卽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常尙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卷四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兼愛，畢云：慈好之字作慈，从久者行，見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顯讀是也。焉，乃說詳觀

士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

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句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爲嘗，同聲假借字。荀子君子篇

章句是時孔子當說說苑至公篇引當認作嘗，認是其說。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

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下同。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善新自字，今依道

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

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室，不愛異國。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

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云部云。竄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

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說文云。崇字無義。乃察字

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遊不以譖。尙賢篇。引作詳。不用譖。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

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篇義案。說也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邪。說云。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

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而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

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復杳矣。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夫。鄭衆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

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

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

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以下文校之。此下疑脫衆必劫奪四字。富必侮貧。貴必

敖賤。單云。數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

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

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君子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曰相涉而然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據改案王校是也墨本作子墨子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乃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爲行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義案于故雖爾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即迂之借字文王世子云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尙屬中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不必增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管文公好士之惡衣學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學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解羊之裘詩小雅羔之華云解羊裘首毛傳云韋以帶劍學云善作錢據太平御覽改

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練帛之冠。練帛，詳辭過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劍。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

馬皇后傳：李注：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脫於字。王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管文君云：大練，大帛也。

常有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其之屬而言。今本脫且其之屬四字，則踐字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其之屬而言。今本脫且其之屬四字，則踐字

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糝羊之裘，練帛之冠，且其之屬。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是其證。是其故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王云：爲上脫能字，下文

下脫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畢云：舊作樓，俗寫。後漢注引此云：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

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柄篇：故靈王之臣，據道藏本補。今皆以一飯

爲節。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一節。三詒讓案：戰國策：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均食，脇

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脇，據太平御覽。扶牆然後起。兩然字，戰國策：比期年，朝有鰥黑之色。畢云：鰥，非古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紫黑，只作紫。玉篇云：鰥，亦作紫。色，舊本作危。王引之：是其故

何也。舊本：是，蘇云：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校補。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爲訓。和

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焚舟失火。呂氏春秋：用民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

連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閱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上篇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誤。非攻

中篇：徒大舟舟，謂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黃紹箕云：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

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即歎舟師之地。放下篇云：伏水而死，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

或蹈水死者甚衆也。後人不喻舟室之義，則誤。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與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與

凡鐘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雖別有鼓而進之舉云善此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字而音義殊異舉從宋毛晃說強爲分別非也而進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萃亦行列之謂禮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凡卒徒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引云越王好士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亂其曹伍爭先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引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引之云乃若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君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挾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微真調高注云挾舉也孟子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挾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調云體便輕舉疑當爲劫之誤廣韻十八黠云劫用力也或當爲劫下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鶴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舉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詒讓案漁竇卽渭之誤以泄渠孫皇之水舉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舉所舉江河淮漢等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氏九州川浸澤瀟也鄭注云弦瀟在沂鄭康云弦或爲瀟瀟或爲瀟瀟或爲瀟瀟地理志云右扶風瀟北有瀟谷瀟中谷瀟州瀟或混作阜史記天官書瀟字作瀟封禪書瀟山集解引徐廣云瀟一作阜左傳十七年傳瀟門釋文云瀟或作阜皆其證也顏元孫千祿字書云阜俗作舉通作舉漢孔彪碑又作阜與皇字並絕相似故傳寫

作博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親蘇美博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事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
疑當作神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疾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
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昔以一足於卓而行玉篇連敍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
連遠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疾苑君道篇躡然獨立說文蹇特止徐錯曰特止卓立也卓蹇
蹇與卓通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健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蹇連與健同連獨猶言幼
獨也愈云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速嘯列埒之門或注曰連獨猶
離也離是其證也又木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謂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卽流離
也亦其證也給讀案連疑當讀爲矜一聲之轉猶史記龜策傳以荅葉爲蘆葉爾雅釋詁云矜苦也詩小
雅鴻雁云爰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有所雜於生人之閒讀爲集廣雅釋詁云集
不矜連獨猶言窮苦獨耳矜從令聲今經典並從今說有所雜於生人之閒讀爲集廣雅釋詁云集
以成就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放依義同懼弓子實曰此文王之事上下文校之此則吾今行
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隨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望耶云隨或爲隊種天子傳
之書聞者虛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古文書武成說文
肥山川或初巡守爲宗禱神之辭非伐封時事也望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古文書武成說文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曾己有道所
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所
左傳則職職祖亦自稱曾孫大事既獲小爾雅廣晉仁人尙作說文人部以祇商夏蠻夷醜貉爲武成云
皆是己承藉上祖受享之意大事既獲小爾雅廣晉仁人尙作說文人部以祇商夏蠻夷醜貉爲武成云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遇亂略率夏變猶罔不率俾僞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首誅紂敬承天意
以絕亂路案祗當爲爲振內則祗見禮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章注云振拯也此謂
得仁人以拯放中國及四夷之民僞書改爲祗承上帝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
失其指矣醜貉者九貉類衆多爾雅釋詁云醜衆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蘇云書
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在論議案僞古文蔡謬卽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也首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知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
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尙

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韓子歸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墨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

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數一此天下之害也。秋修樂

法壯者傲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下文作

也云云若知也此文謂言又與亦謂又知也。畢反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

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王云今下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

衆害之所自生。舊投此字今依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

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畢云舊說此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卽則同交別果生天下之大

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

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顯校字本同。蘇云火救水是也。當據改。魯云以水救

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其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魯說近是。其

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墨云：由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

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墨云：鄉，始字。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始，始也。仁人之事者，舊本：事，爲是。今據道藏本正。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舊本：脫。今據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

方也。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墨云：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蘇云：與，當作興。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墨與中篇云：畢，劾有力義同。相爲動宰乎？墨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論讓案：宰疑當作舉。尙同中

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動舉與動作義同。而有道肆相教誨，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厥庸肆力。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墨云：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侍，非是。案：兼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

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謂令。蘇云：今當作今。戴云：此也。不識天下之士，墨云：舊本如。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此。本如。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雖我字之本作羅哉，王云：羅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羅哉當爲也。下文曰：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

也？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設誤爲誰。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

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

卽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兼說。文云：兼，寒也。玉卽不衣，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兼說。文云：兼，寒也。玉卽不衣，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別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

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

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

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儒同。若此也，言儒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

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

死生之權，權，疑當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

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晉之以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

周愷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三字：王云：此當

案王校是也，今據刪。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

親戚大戴禮記管子疾病篤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是也亦見節葬下非命上中篇

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我以爲當其於此也我舊本譌哉王云哉亦當爲我蘇校問今據正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

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僂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

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平與

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思親之利而謂亦當依上害爲孝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文王校作設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其字舊本脫道藏本是故別君之言曰舊本脫今據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舊本

字今據道藏本補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驪馳而過隙也若驪之過

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釋文云節本亦作隙隙孔也又盤石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而無異駢駢之馳過隙也畢

木隙改節云節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爲云古隙字節節節也說文云隙壁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

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

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畢云舊說其

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戴云然卽交

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卽交兼交別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

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脫三字耳戴校未塙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瘟疫萬民多有勤

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饉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尸於溝

尸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下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學云即字舊

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

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獨一本如此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嘗兼之不可爲也猶挈

泰山以超江河也學云秦一本作太論讓案中篇作若挈泰山超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

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學云之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

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學云何下太平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文選廣輿論李注引云琢之盤

問諸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答於盤孟高注云金鐘鼎也石豐碑也盤孟之器皆銘其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學云遺劉德注左思賦引作

皆作遺劉引非秦誓曰大誓此作泰與今篇孔本同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乍古與作通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秦誓爲

然唯舊本作惟今雖禹誓書為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額勿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濟衆盛之貌咸聽朕言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今

見湯誓爾雅釋訓云蓋不遜也用天之罰無此四字若子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孔書

惟作台爾雅釋訓云蓋不遜也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蓋不遜也用天之罰無此四字若子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孔書

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也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為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

諸君言衆邦國諸君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以字衍干福祿詩小雅假樂篇干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且不唯禹誓為然

本亦作惟今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新六曰說注云說以辭賞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

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新六曰說注云說以辭賞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

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略同章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曰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據國語文尙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湯曰今湯

文惟子小子履論語堯曰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為伐桀時事白虎通

云乃有商履代與白虎通義姓名篇云湯王後更敢用玄牡告於上天論語作敢昭告于皇上帝

名爲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論語作敢昭告于皇上帝敢用玄牡告於上天論語作敢昭告于皇上帝

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論語曰子小子履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

之性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語孔疏云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

適用用皇天大帝之性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喜萬祚以天下章注亦引論語帝臣不敷二語又詩

閨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宜德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爲禹事與墨子尸子說

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

后土疑此下亦脫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

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誓未知得罪于上下知獲戾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解語集

早文孔書亦無此十字

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高注云阿私也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嚴云中當訓為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

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利。下文亦然。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

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利上當有以字。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蘇云惡下

據上文補。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

孝子者。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交別。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遇當為愚同聲

本作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舊本脫此字。今據道藏本補。先王之所書。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是其禮。大雅之

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大雅抑毛傳云誦用也。鄭箋云教令之出如寶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蘇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鄭也。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

小要。畢云舊作要。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作據。詒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蓋讀一握句。非。

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蘇云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為即至難為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其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是其證。然後為而靈王

說之。後疑當作衆。中篇云若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是其證。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論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晉世未變而民俗已為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

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即求以鄉而民易教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

其上也哪與向字通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焚舟失火疑

當作內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廣雅釋詁云僮僮也僮禮射禮鄭注云僮猶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字文義不詳上篇

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退上疑脫不字謂士爭進前赴左右百人餘是其說案王說是也蘇校同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火雖止不鼓而仍不宵退也越

國之士可謂顛矣顛當讀爲憚非攻下篇云以譚其衆顛也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之越王

說之學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爲而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服字通猶中篇云惡衣當文公之

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麻布淮南子齊俗謂許注義同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且苴之屨

且苴爲粗王云且即麻粗麻倉胡反粗才戶反廣雅釋詁粗麻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彙序篇云始於麻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縵密不能龍其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麻苴之物也說文角部云納麻長貌讀若麻

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而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舊本脫受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此其有利

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

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蘇云於就當作就於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

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

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文莫若而暫。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中篇戴云若字疑知字。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卷五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汜論謂高注云非猶讓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舉云說文云圃所樹果種菜曰圃。

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

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

殺梁成五年范寧注云擄盜也。

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依下文當

愈多。其不仁茲甚。

茲滋古今字。詳尙同上篇。

罪益厚。至入人欄廄。欄即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

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

依上下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

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

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

搥其衣裳。舉云搥讀如終朝三搥之搥。陸德明易音義云搥鄭本作搥。徒可反。

也。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搥其衣被。許注云搥奪也。搥即挖之俗。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

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

舉云舊脫此字。摺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

至大爲攻國。

舉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

則弗知非。舉云知一木作之。舊脫非字。摺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脫。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

至大爲攻國。

舉云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

則弗知非。舉云知一木作之。舊脫非字。摺後文增。案道藏本季本並不脫。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

不義之別乎。

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本作可。是今據正。

一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

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若以此

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

舊本知作之下。又衍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

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

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

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奚說。言何辭以解說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

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爲字。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

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

舊本不知下。衍而字。今據王蘇校。則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

此。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脫此字。又謂誤爲畢云。一本作謂是案。道藏

子也。也字疑衍。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

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

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賢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長上之毀。謂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論語學而篇云。告往而知來者。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

徒唯毋興起。

後。舊本誤。徒。今據道藏本。正。唯毋。母語。詞。詳尙賢中篇。

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

藝秋則廢民穰斂

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

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

上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牛竹箭羽旄輶幕

畢云說文云極木輶也輶當从木

周禮春人鄭注云在旁曰輶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戈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劫古書

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輶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撥音戈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劫古書

也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斷斂腐爛之患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

畢云往發作住一本如此歸即寓字

與少儀國家斷斂義微異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

與下當依下

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

輟絕而不繼畢云輟俗玉篇云輟同輟語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鄭注云行

糧食而食之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

王云食飯當爲食飲之

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

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韓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

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數於千。舉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詒譌。案：墟字。下文云：以爭虛城。不勝而入。舉云：舊作廣衍數於萬。舉云：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

辟。舉云：此闕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

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

曰。舉云：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舉云：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

楚越之王，而北有齊。舉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諸邦。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

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

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

不可爲也。論云：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也。論

校未。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

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舉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症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創藥。附著之藥。此文云：食，則與彼

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藥。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

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舉云：尚，同。上。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

莒之國者。舉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

削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葛特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

國策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

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為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莒亡於齊。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亦以攻

戰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云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

時為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

與子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

滅於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虛改。實當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不著何。亦北胡國。周

一並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氣。章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

書王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晃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管子小匡篇：敗胡緡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

之先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屠何。屠何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

伊尹獻令：正北有且略約胡。且略，即此。且左傳：翟祖約胡。亦即不屠何。約不胡。並一聲之轉。不其所

屠何，漢為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據國語為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其所

以亡於燕代胡緡之間者，循貉之俗。詳。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者，古

亦當從王校。作今者說見。欲安而惡危，故以意改。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

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

若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

下疑脫。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閭運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

兵奔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

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袖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

墨子之言則國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

或作隘杜注云三者漢東之隘道案此冥隘即左傳之冥隄史記蘇秦傳云塞鄢郢亦即此集解引徐廣

云淮南子地形訓作澗澗高誘曰澗澗今宏農澗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鐵山縣

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鄢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鐵山縣

東南二十一里城攻冥隘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戰於柏舉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

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魯二

高注云柏舉楚南郢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屬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魯二

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折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

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郕微宋魯百牢事傳會之無宋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

艾陵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蘇云大山即太山篇

齊太王作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章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

大是也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章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

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治讀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南江在東南入海吐陵北江在東北入海丹

也三江環之章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爲釋即強守節所引是也水經河水入五湖之中者此與顯

流運七里江永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此與顯

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且攻九夷而商蓋服商蓋卽商奄則九夷亦卽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股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尙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者在尙書錄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卽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楚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霸天下酒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號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苞九夷制鄆郡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因可攷矣於是退不能賞孤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事恤孤施舍羣萌舉云此堪字之假音詰案尙賢中篇云四鄙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寬民又云施舍不能杜注云施舍猶云和恩德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難民於姑蘇取注云姑蘇蓋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爲夫差事與此書正合舉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閭閻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肥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蘇云罷越王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讓案越絕以姑蘇爲閭閻所築疑誤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醫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闔王宮是也吳語韋注云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吳二十年閭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闔王宮國語吳語云越師入吳國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卽六卿爲闔王宮韋注云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卽六卿爲闔王宮將軍將爲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爲將軍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間訓云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衆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同案王說是也又舊本列下脫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

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別。淮南子人間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

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虜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間訓。並以此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梁傳二年。傳。庚宮之奇曰。語曰。虜亡則齒寒。左傳五年。傳。語作諺。趙

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晉一本如此。詩曰。魚水不務。疑當讀爲驚。東魏嵩陽寺碑。朝野

得水而驚。高注云。驚。疾也。陸將何及乎。王云。陸將何及乎。不類詩詞。乎。又或當作游。即游之省。字蓋淺人所加。蘇云。此蓋逸詩。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勳字假

音。辟門除道。蘇云。辟。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

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蘇云。香酒譜云。古人有言曰。人

謀。有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曰。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

伯之事乎。同。蓋。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魯本說哉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魯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也。今從之。蘇云。下譽當作與。讀平聲。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諱昔

人。舉云。善惡之二。字倒。以意移。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舉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魯云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免字可證。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成下當疑當作速通成得其所欲。

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墨云知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

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

戴云焉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洪云左兵歷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

職乃也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是以天賞之鬼富之墨云鬼舊作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

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邑部云數城曰墮。以湮其溝池墨云湮

當爲攘殺其牲注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以共祭祀之牲注云。燔潰其祖廟義不相屬燔潰當

今木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續趙策魏殺呂遠下文又作呂遠皆其類也。哀與貴錄相似。故燎爲燎

又誤爲潰耳此篇云。擄殺其牲注云燔燬其祖廟也。勁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劫取其首史記陳涉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擄殺其牲。燔燬其祖廟天。勁殺其萬民世案宋隱引三蒼郭璞注云。劫取其首史記陳涉

云刺殺天民與此義。覆其老弱逸周書周祝篇。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篇文同。卒進而柱乎闕戴云柱乃

書極與柱相似乎。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先，故作

字衍極，極字之借。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先，故作

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赦，義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

舉本撓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撓之言曲。行謂運，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

國語吳語。章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以譚其衆也。國語周語。章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

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以譚其衆也。國語周語。章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

賈子新書解縣篇。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

云：陸下威憚大信。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

業也。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王云

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參反。是剝，派皆裂也。故曰：剝，搗神

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

犧牲，其字亦涉上文。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改殺云：殺下脫天字。滅鬼神之

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王

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

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王

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

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疑當聲近，取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

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威不圍。圍，與經圍義同。逸周書諡法篇云：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圍。爭之不疾，孫

之不強。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章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

物。畢云：偏，當爲獨。王云：古多以偏爲獨，不煩改字。非獨驚遠，施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獨

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獨辭也。本或作獨。獨，弓二名，不偏諱。大戴記：動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

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偏又漢書郊祀志其避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以獨封張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偏又漢書郊祀志其避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雨四海亦以偏爲偏然則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本云一作是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

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脫字疑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

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紵畢云說文云紡績也績織也

字或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幔幕也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

白處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或車器馬甲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遼遠疑行道路二字

遠糧食不繼僚食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僚住也楚人名住曰僚王云僚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

僚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取問交際何心也杜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

繼而寫者爾存之遂作不廟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闕設二字義無所取當爲

養死者數百人是其證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

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

能食其地也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

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與中篇合今據正今選夫好攻伐之君舊本選作選洪云明

文與此同。還當是選之。爲選古字通用。戴云：還當是選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爲不義。事云：以攻伐之。據後。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此類。彼非所謂攻誅也。按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音部云：昔者三苗大亂，行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劇。而天命殤之日，妖宵出。引日妖不可遇，日疑當爲有之。下云：婦妖宵出，有鬼宵吟。通鑑外紀：雨血三朝。開元占經金匱云：有苗時，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太平御覽禮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犬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夫。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元占經夫占引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乎市。太平御覽禮部十七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乎市，皆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云：青龍夏水地，圻及泉。苗欲滅時，地震，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贊高陽乃命玄宮。第六世孫故生於廟。夏水地，圻及泉。苗欲滅時，地震，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贊高陽乃命玄宮。第六世孫故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玄宮。下文天乃命禹於玄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詰案載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脫誤。今本竹禹親把天之瑞令。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瑞以玉爲信也。詒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勝祇。未詳。疑當爲雷電。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翼。說文手部云：把，握也。以征有苗。四電勝祇。未詳。疑當爲雷電。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翼。是其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人面鳥身之神，卽明鬼下篇秦穆公所見之句芒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瑾也。有禮。觀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實篇云：圭位在東方。是珪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珪。魯國語晉語說四方之神，舉收執。錢奕或云：瑾當作瑣。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玉不合。蘇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有大神人，搯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縣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天。疑卽指此事。搯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

近而將玉諸手部云野苗師大亂後乃遂幾道藏本後作后說文茲部云幾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磨為

山川別物上下此同又云磨字下屬為句焉磨於是也乃也下文湯武官遂師注曰磨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

山郭注或作磨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簡侯程黑漢表作磨申君傳漢磨之北新序善謀磨作樂穀

傳故磨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德篇曰歷磨日月星辰是歷與磨同義淮南精神篇

曰別為陰陽磨為八極然則磨為山川亦謂磨為山川也磨與磨皆分別之義故曰磨為山川別物上下

世人多見磨少見磨故書傳中磨字多磨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磨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

伐磨楚策遠自磨於磨山之中今本亦磨作磨顧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卿制大極讀案疑當為磨制四極

山羊磨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為建磨之磨則以磨為磨自古已然矣卿制大極讀案疑當為磨制四極

那與磨形近四蒙文作穴與大篆文亦近故五磨即磨之者爾雅釋地云東至於而神民不違天下乃

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或曰還即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

還選與還同遠及也還與選字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還之誤為還猶之誤為還漢

書律麻志丙午選師今本誤作選中虛所以遠也釋文遠作選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遠聞也漢石

經遠作選案王說是天有轉命畢云輪常是語字治讓案結疑當為磨磨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磨古文借

也洪說同今據正天有轉命畢云輪常是語字治讓案結疑當為磨磨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磨古文借

三形日月不時寒暑雜至易釋文引孟喜云雜亂也謂五穀焦死國多妖祥順歲生五穀不成鬼呼

國王云呼下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鷄鳴十夕餘案虛說是也道藏本季木並作鷄今據改鷄

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鷄楚金禪師詩作鷄並俗書鷄變通盤外紀天乃命湯於鑿宮學云舊脫天字據

夏紀云鷄鳴於國十日十夕不止即木此文通志夏紀鷄作鷄疑誤天乃命湯於鑿宮學云舊脫天字據

類聚引作鷄文選注作鷄王紹闡云鷄宮即孟子牧宮榮宮似與此體宮異王說未瑋之用受夏之大命夏德

即天除造攻自牧宮也案孟子萬章篇道注云牧宮榮宮似與此體宮異王說未瑋之用受夏之大命夏德

大亂子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錢穀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

下文重校者附記異同蓋與正文清混文選釋命論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云焉猶

也王超蘭云焉之爲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陰疑降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命融隆火向賢中篇詰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於

草注云回祿火神於地左昭十八年傳融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也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

之先矣回爲融或云回祿即融也融即同祿此與周語所云即一事也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

門爲云城四面隅皆爲高懸考工記匠人城隅之制九湯奉桀衆以克有夏夏字屬諸侯於薄

維鄭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詩鄭風靜女篇我于城隅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般說解云湯放桀而復

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般說解云湯放桀而復

荀子謀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瀆呂氏春秋云湯誓約于鄆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

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

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

四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薦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

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遷至于商王紂選善本亦作選今依王校正

封時太平御天不序其德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利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

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

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案說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

其德亦祀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桀封云逆亂四時兼夜中誤十日雨土于薄考假音字論讓案引李

與享通祀用失時失百鬼嘗蓋言祭祀不以時舉也兼夜中誤十日雨土于薄考假音字論讓案引李

瀟風乙巳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注有女爲

雨土於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雨土于亳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注有女爲

男天雨肉殷亡之妖云天雨血棘生乎國道經九緯之涂也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况同况益也言封益

嘆毛傳曰况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我况厚之章注曰况益也無逸則臯自敬德漢石經臯作兄王

同蘇謂即微子赤鳥銜珪中候云周文王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亦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

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封也宋書符瑞志同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

甲子赤雀銜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意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

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亦鳥銜降周之岐社三十二年帝辛

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傳聞緣飾不免訛異耳

鳥集于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王伐殷事類賦云命曰周文秦顛來賓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盧歸乎來

即來賓之事也案秦頤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理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

太公非一人詳尚賢上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理部引隨巢子云姬氏之與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

綠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四伯受命改正地出乘黃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

朔布王號於天下受茲應河圖綠圖通正地出乘黃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

乘黃之馬劉寶瑞引孫氏瑞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與服有度秣馬不武王踐功踐功踐功踐功踐功踐功踐功

過所乘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卓高注云飛黃乘黃武王踐功踐功踐功踐功踐功踐功

曰選注藝文類聚增子既沈濟殷紂于酒德矣以取酒為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酒于酒詩小雅釋文

水浸曰濟華云濟文類聚引通俗文云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文選注引作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

周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戴云狂夫形近而誤攻天賜武王黃鳥之旗錫北堂書鈔引隨巢子

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與天給之旗詔讓案黃鳥之旗疑即周禮中車之大赤亦即司

常之鳥華為旗考工記轉人云鳥旗七旒以象鵠火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朱雀即指鳥旗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之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惟甲子克致天之武王曰子

旗大赤為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為天錫之祥矣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惟甲子克致天之武王曰子

帝之來革紂之口口予亦無敢違大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寶

也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而天下莫不賓句焉馮湯之緒也王引之云晉武王乃殷湯之緒也精業此

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事云史記楚世家云麗熊子始討此睢山之閒畢

討字當爲封雒山即江漢沮漳之祖始讓案史記楚世家麗熊子始討此睢山之閒畢

熊麗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爲熊麗之孫與此書不同梁玉繩云麗是禪祖唯爲楚駕然則擇之前已建

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越王緊周本紀共王名緊厲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地篇吳越春

非成王封始有國耳越王緊周本紀共王名緊厲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地篇吳越春

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虛校緊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警無閱警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遂

名或與較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緊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警無閱警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遂

東國無虛縣有警無山是警無周禮職方氏幽州鎮山警無閱警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遂

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爲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

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木也越爲半姓則疑緊虧或即執疵詳後出

自有遠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

以奉禹嗣爲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蠡規規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

國語鄭云平姓慶越與史記不同吳語章注云越王句踐之世也又引世本亦云

越平姓也漢書地理志顧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

句實王其中季速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子巢世自熊巢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

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孔廣森云世爲威章王史記越世家云熊巢立其長子康爲句實王中

本帝繫之則國語之說不爲無微左傳二十六年傳使子日我先王熊拳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

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拳亦熊子竊疑使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

自有遠或當云出自熊巢獨帝繫云世錄出自熊巢也

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故以荆越齊晉爲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

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萬之時天下萬國至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

戴云萬國有餘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當作萬有餘國

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畢云求一本子墨

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

之爲馬然傅畢本改傳云傅子曾傳舍之人王云畢說非也傅當爲儻字之誤也儻今童字也說文儻未

儻今爲童耕柱謂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

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

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傅子當是童子之爲方官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候後漢書杜萬傳

李注引方言假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字本作傅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孺孺俗作孺與傅形近孺子

儻同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効讀爲交同聲假借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大國之不義

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王云之絕二

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幣帛不足則共之畢云共

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內荒則令鬪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畢云共

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也。爭舊本作勝。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說。今改。蘇云。勝與征同。案王校是文引服虔作斃。云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荆州刺史度尚斃語也。一曰罷也。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王引之云。序利當爲厚利。書厚字或作序。見漢荆州刺史度尚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榮封即厚於有天下之勢。國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此言量我與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字。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譌。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衆。信吾師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說文。目部。云。督。察也。爾雅。釋詁。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爲授。禮記。儀禮。鄭注云。授。猶引也。取也。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且今夫也。今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尙上字通。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郭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今此亦此者之誤。尙賢篇。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卷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

用之費。王據下文及中篇補三字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與事使民用財也。使舊本作使王云便民二字

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

裘何以爲多以圍寒夏以圍暑。圍禦字通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不加者去之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芋鉏

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俎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云無不加用而爲者

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云多下當依上

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芋俎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

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

文義似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矣寬鈔

母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女子年十五吳鈔本作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

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

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次讀爲恣言

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

蚤與其晚相踐玉藻鄭注云踐當爲踐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後聖王之法十

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

常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注易屯卦此不惟使民蚤處家惟矣鈔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此文未足必有

云字姪娘也下年字乃人字之誤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此文未足必有

下疑亦悅惟此爲三字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也大雅韓奕篇實斂

舉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畢云芬不致遠國珍怪異物一本作怪太平御覽
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
也而雲欄菜之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吳鈔本注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
飯藜藿之藜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吳鈔本注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
南方之國荀子楊注引尸子及賈子北降幽都王云降字義不通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誤周易集解豐象
新書並作趾案交趾即今越南國北降幽都謂相接壤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誤周易集解豐象
雁門以北是莊子在宥篇云堯流共工於幽都釋文引李頤云即幽州也尚書所傳幽州北齊也東西至日
所出入畢云謂場谷味谷論讀案荀子王霸篇楊注引尸子云北至幽州東至日所出入者莫不
寶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問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州東至日所出入者莫不
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通交趾賈誼新書脩政議上方幽都來服南極交趾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
小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藜不重肉也說文肉部云臠大臂也詩魯頌宮毛無臠臠毛傳云臠
異而細切案不重謂飯於土墼飯正畢云墼當為濁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實問李
止一品不多重也飯於土墼飯正畢云墼當為濁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實問李
斯曰昔有所謂於韓子曰堯飯土墼索隱水墼作墼云如字音讀說文無墼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
論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墼索隱水墼作墼云如字音讀說文無墼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
云一作墼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墼飲於土形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墼徐廣
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云舜飯乎土墼吸乎土型文並大同小異吸於土形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墼徐廣
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墼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顯飲土墼獸土網纒之飯藜藿之羹夏
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為此文案出韓非子顯云秦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利治
讀案說文口部云吸嘗也形利並細之服字史記敘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土墼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食土墼吸土刑纒樂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正義引顧氏云利所以盛饗也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製
紀作吸土刑纒解引如淳云土刑飭器之屬瓦器也李斯傳作網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製

斗以酌

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文不可考論讓案詩大雅行葦云酌以

周旋威儀之禮

頭也或從人免聖王弗爲此句上以上下文例校之當亦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

冬服紺纒之衣

且暖入爲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纒云帛雀頭色與鄭注鞅義

合說文無鞅字

是知當爲鞅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

人害民

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高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爲日擊

則斷旁擊而不折

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

於元時應

丁卽弁之隸變是其體也考工記西人爲甲衣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

之無虧則變也

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從之義

利安以不傷人利

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可通利當爲制

典利相似而說

利足以將之則止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止以改舟楫不易津

人不飾

津人得諸河上列子黃帝篇云津人操舟者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

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意林作三領之衣荀子正論篇楊注云三領三足以朽

肉棺三寸

意林作三寸之棺足以朽骸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堀穴深不通於泉

說文土部別有堀字訓突也引詩曰蟻封堀闕段玉裁注木校改堀篆作堀而堀堀也

寫也一條最爲精密

此堀穴則備爲寫字戰國策楚策云堀穴窮流不發洩則止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多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音。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夏。畢云。逮。舊。作。建。以。意。改。下潤溼。上熏蒸。蕭。道。藏。本。吳。鈔。本。作。重。說。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于。吳。鈔。本。作。於。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獨。潔。可。以。祭。祀。同。中。篇。詳。尙。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下。疑。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闕

畢云。既。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葬。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畢云。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

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贖。

智不智。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向。同。上。篇。云。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若三務者。畢云。舊。說。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

下度。畢云。舊。說。爲。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

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虛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

見下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

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即論案二字古通行即相反即矣鈔本則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

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與鈔本並同華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

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萬穆與管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傳並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

言若疑惑乎二子之言則試轉而爲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

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摺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與天

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仁者將與之天下將下當依俞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賈

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駁今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

願尤譌願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與而使人非之與與除置與與非文並相對也

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願而使民譽之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

將求除天下之相與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與天下之利而使民

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

俞校補求字是也餘並非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

案唐人避諱改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

上文仁者將與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爲措與廢義同書微子之命敘云股既錯天命天下句法正同。

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終身勿爲。俞云此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且故與天下之利王

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爲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

案王說是也俞謂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失之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

及今未嘗之有也當作未之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

害也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語詞畢改毋非詳尙

文作唯案王說是也蓋從下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畢云穆子禮論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以下與

大夫三重士再重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荀子禮論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以下與

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葬埋必厚衣衾必多喪大記云小數君九棺大數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

十稱士三文繡必繁文繡謂棺飾若帷蓋之屬周禮人鄭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丘隴必巨說文土部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丘壟也壟壘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雅抑尚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云：鼎、鼓、几、楹、壺、盥。楹，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楹。從手，誤。

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並以屋為椽，慎俗暮字。鼎、鼓、几、楹、壺、盥。楹，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楹。從手，誤。

雲、功、名、著、乎、盤、盂、銘、著、乎、鐘、鼎、取、其、冷、也。盧文弨云：盥，盥也。或從水，案盧說，是也。呂覽慎勢：戈、劍、羽。

施齒革。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繡、施、夫、玩、好、貨、寢、而、埋、之。後文云：扶、而、埋、之。

字、之、變、扶、滿、意、滿、意、義、同、說、文、若、送、從、徒、道、也。此、說、死、字、送、字、誤、若、字、之、下、徒、又、誤、從、送、不、可、通、曰。

天子殺殉。子下，疑當有諸侯二字。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將軍大夫，卽卿大夫。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柩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

未註洪云：畢讀作翁。緇，緇句案翁字。屬聲爲句，聲翁當是聲。緇，經云：說文云：緇，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文云：經、喪、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外、東、方、北、月、首、經、廬、塊、壙、也。釋、文、塊、木、又、作、由、案、由、木、字、塊、或、體、曰、經、說。

相率強不食而爲飢。開傳云：斬衰三日不食，小功、緇、麻、再、二、日、不、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陷、。郭、云：當、爲、陳、陳、之、訓。

虛云：玉簪有環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彌。詒讓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陬失色。釋文云：顏色黧黑。黎、黎、李、云：卑、陬、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疑、亦、與、陳、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

詳兼愛。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

曾而事行者扶而起，曾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使王公大人。

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與夜寢，與夜寢，與夜寢，與夜寢。

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五官六府。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

其證也。案說也是也，但此處說文尙不止此二字。今未敢亂補。五官六府，能治五官六府，蓋上王公大人。

指天子善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瀾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內治官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庫府庫此其分事也此與彼正同今本五官古公作五官遂有五官大夫戴禮記下樂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遂有五官大夫戴禮記下樂篇云千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與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與司官而守之職國策齊策云五官五大夫與事者管子大匡篇云乃令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與司五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德然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稱耳戰國時諸侯蓋沿其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管者土也司徒者金也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周侯國五官之名不蓋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六府鄭君以為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記四代篇並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亦非官府漢書食貨志魏太公為周立九府闡法顏注謂即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辟草木即神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本云夜一耕稼樹藝也說文職部云藝種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吳鈔本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畢云紉維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蘇云之字野叢云細字無作賦者經本作紉因誤為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賦玉篇貝部賦作耶切賦也是埋賦即埋藏也賦賦相假因而致誤耳案俞以細為好文是也而破賦為賦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為多埋賦財者也與下文云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同已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從事者也文例同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同已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之也錄書挾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挾字之誤廣雅釋詁挾穿也挾而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窆穿也又曰窆深挾也義並與挾相近案王說近是後得生者而久禁之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案此謂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

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舉云：舊求以二。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

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母。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喪：服經爲父斬。喪三年。父卒，爲母齊。喪三年。說苑：修文篇：齊宣王謂田過：妻與後子死者，爲父後之子。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則戰國時非儒者蓋不盡持三年服也。

卽：長子也。戰國策：齊大子申爲後子。荀子謂：五皆喪之三年。舉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

丹朱爲堯後。其義並同。舉云：後子，嗣子也。五皆喪之三年。如此案，喪服經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夫爲妻，齊衰期。舉云：左昭十五年傳：設此文是也。彼叔向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喪，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舉云：維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禫，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

三年之稱也。假令遺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舉云：遺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

之。此不當。說爲五，疑二字之。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舉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驚正作期。非。書

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舉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驚正作期。非。書

昆弟。舉子也。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孽，虛也。族人五月。喪服經：爲從祖父母從祖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

子也。孽子，即衆子對前後子爲家。嫡也。族人五月。喪服經：爲從祖父母從祖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

正作戚族人。五月見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姑姊甥舅皆有月數。月。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

義不可通。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則。姑姊甥舅皆有月數。月。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

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

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切寒。舉云：切，忍。夏不切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舉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疏云：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

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學云以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作

惟今從矣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

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學云不下書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

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爲人臣者求

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僻淫與鈔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魯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若字之誤也。奚后即讀之。說文音部。鏗也。重文讀曰。鏗。或

從與。又曰。鏗。鏗。鏗也。重文讀曰。鏗。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鏗。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鏗。與

即語之者。墨子作奚后。奚即語之者。后即語之者。古文以聲爲主。故者不從音耳。內積

願語者。內積。願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並爲淫暴。而不可

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首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翼而

毋負己也。王引之云。翼與運同。運讀周。折運之運。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向己。或

翼已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翼亦背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注翼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

高注。翼背也。翼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辰。漢書。翼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

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翼。環義同。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

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盧注云。首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

此皆砥礪其卒伍。學云砥礪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城郭修吳鈔本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

傳倍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者上下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

之舊作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

摺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者據上文改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

據吳鈔本改今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云

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

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

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棄盛酒醴不淨絜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

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

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降之罪厲之禍罰而

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其本所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

固其宜也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是其證文二年傳吾以勇求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哀十六年傳克則為癩不克則為瘡固其所也若改為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

聖王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引作桐餘書

亦多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棺之制也釋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

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商儉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文云棺用難朽之木桐

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注云為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衾

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畢云死者為人以及其葬

古棺七寸穆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畢云死者為人以及其葬

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耦之，其壘中曰畝，畝土曰伐，今之稱，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說文：宋部云：耕廣五寸，則止矣。死則既以葬矣。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說同。若然，一耦之畝，其廣一尺，則三耦之畝，其廣三尺也。則止矣。死則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王云：久哭當爲久寒，寒字從哭，哭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寒，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字作久哭，則耳。節用篇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語不該備，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畢云：之舊作也。以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蘇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書鈔九十二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蕭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引李巡道死葬蚤山之陰，畢云：蚤初學記引作蚤，一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樓煩，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屬，道死葬蚤山之陰，畢云：蚤初學記引作蚤，一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邱，呂氏春秋安死水經：瓠子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蚤山，論讓案後漢書趙杏傳：山曰：瓠子河，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家也。史記五帝本紀：堯葬於穀林，之陰，山海經曰：瓠子河，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家也。史記五帝本紀：堯葬於穀林，曰：瓠子在濟陰，城陽，向曰：瓠子河，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家也。史記五帝本紀：堯葬於穀林，括地志云：瓠子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鳴述征記云：城陽東有瓠家，亦曰瓠陵，有碑是也。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鳴云：穀，俞，早，葛以絨之，釋名：喪制云：棺束曰絨，絨，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紼，去，梓，引也。今齊人謂棺束爲絨，又檀弓云：棺束曰絨，絨，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云：凡封，用紼，去，梓，引也。也。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棺，三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尙侈。既漉而後哭，畢云：漉，假音也。滿埴無封，與坎同。封後漢書注：引作堂，封堂，擊相近。龔云：上云：既漉，畢云：漉，當爲犯，定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無空矣。且定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定，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已葬而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甯不爲墳也。禮記曰：古也。墓而不墳，如已葬而

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戒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詒讓案爾雅釋地有七戎詩葛藟孔疏戎

一曰僂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道死葬南己之市書鈔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

四曰善羌五曰魯息六曰天剛道死葬南己之市

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

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家在南陵營浦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紀市又

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葬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曰傳曰葬蒼梧

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曰傳曰葬蒼梧

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南巴即巴水登巴領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

云南已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即巴水登巴領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

學記禮部下引墨子曰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並引作南巴即巴水登巴領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

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

奉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為古巴地以奉合南巴則顯與上文四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案

王說是也舜葬古書多云在蒼梧孟子又云卒鳴條與此云葬南巴並不相涉因學紀聞引薛季宣謂蒼

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羅泌路史注又謂紀即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

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通近何秋濤又謂周書王會篇正西枳已即此南已云紀市與枳已聲

蒼梧之野象為之耕與此不問疑誤引他書之文改此書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云後漢書注葛以絨之

已葬而市人乘之淮南子齊俗訓云音舜禹東教乎九夷九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

此並作於越非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

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道死葬會稽之山稽瑞引墨子云禹葬會稽鳥為之耘疑此佚文史記夏本紀云或云禹合諸侯計功而

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

病死葬於棺穿擴深七尺上無瀉下無邸水壘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案周禮職方氏買疏

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衣衾三領畢云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詒讓案周禮職方氏買疏

今本越絕記地傳文典裝顯所引略同衣衾三領畢云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詒讓案周禮職方氏買疏

多爲衣裘則桐棺三寸學云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水爲喪法曰使死於海者葬於海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海者葬於海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海者葬於海
死於海者葬於海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詒讓案宋書禮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爲喪法曰使死於海者葬於海
傳矣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槨槨棺外葛以槨之曰禹葬會稽槨棺三寸葛以槨之
文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槨棺外葛以槨之曰禹葬會稽槨棺三寸葛以槨之
三見皆作槨古蒸之二部音轉最近也學云太平御覽引槨作槨注云補庚切則此槨字俗改
合通之不培道藏木矣鈔土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爲掘地寫者說其右半耳下文曰
其下毋及泉毋矣鈔木上毋通泉無遺與書趙香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
證下毋及泉作無下問上毋通泉無遺與書趙香傳注引作皆下不及泉上
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劉徽注云壤頭息土堅頭榮土學云太平御覽
引作收餘壤爲堅則當云爲其上擊詒讓案以上文校之擊不得屬上爲句學說非
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即本此書矣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
之後葬我會稽之山羣樽桐棺穿壤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故即其事也
云擊前漢則止矣舉云則爲作取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詳尙髮上篇後同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書注作職則止矣據前漢書注改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詳尙髮上篇後同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學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
是於義爲長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大夫六寸
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禮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
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棺用棺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較三重也
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案革闔三操學云闔同讀操同
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與屬下云革闔三操疑即所謂水兕革棺被之也革闔三操學云闔同讀操同
云棺革闔也國語齊語讀取注云級革有文如縷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璧玉即具王云即字文
操單讀爲縷義亦難通疑當爲制淮南子陰符訓高注云縷而也德操形近而誤璧玉即具王云即字文
爲既首璧玉既具而戈劍鼎鼓壺盞詳文繡素練大鞅萬領也說文革部云鞅頭粗也釋名釋車云鞅嬰
戈劍等物又皆具也

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與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爲墻說文云壓土也塗

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與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塗當爲塗說文玉篇無塗字音塗塗使堅詰讓案疑

當讀爲捶除內則鄭注云捶搗之也說文手部云搗一當爲塗說文玉篇無塗字音塗塗使堅詰讓案疑

曰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塚除聲義亦通爾除道也差通墮雖凡山陵注云墮決道也九章算術商功

篇云今有喪除劉注云喪除墮道也其所穿地上平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豎侯葬自殺索隱云葬墓

道也竊疑此當體必捶塚葬道爲句卽九章所謂葬除也豎雖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

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賦云豎當作凡山豎雖凡山陵爲句大意蓋謂丘壘之高如山陵

陵差通爲壘脫爲字又倒其文耳案戴校義仍不可通今不據改此爲輟民之事庶民之財不可勝計也

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畢云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畢云舊脫法用其謀句計厚葬

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畢本請改作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王云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

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卽誠字也墨子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

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

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政正下

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

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畢云猶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詁讓案淮南

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同俞云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

未昔者越之東有軻沐之國者畢云軻奮作輪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軻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

問篇作軻才新論作軻沐顯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作沐詒讓案意

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輻沫博物志五引作駭沫宋本列子作輻沫注云又休道藏本敬順釋文及虛重元注本並作輻沫休股云輻說文作耳諸涉切耳重也休美也蓋備耳之類是也諸家木作輻沫者誤耳案諸文并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九代云該沫國名在越東是北宋木實作輻沫依殷說則輻當作輻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啖人國俗與此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數人國在交陞四交趾即南越而國名及方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顯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城並異未知孰是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顯云此列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釋之云謂少也即虛說所本虛校列子則謂詳析一聲之轉引析支亦作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支為證說較此為長蓋解鮮析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定為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白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顯云李本夷作噴虛云列子作夷殷敬順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噴人新論同博物志引其親作夷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噴人云談去聲本夷後漢書亦作噴人國疑當從噴為是詳魯問篇其親戚死親戚謂父母也朽其肉而棄之物志亦作列子釋文云朽本音窻剔肉也又音朽殷作尚蓋

3630317

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為非也。詒讓案博物志引有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中國未足為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為異也。

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說以字。王據上文補。則亦猶厚矣。

王云爾雅。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

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矣。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

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菹漏。菹與祖通。廣雅。氣無發洩於上。隰

足以期其所。期會。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畢云。說文。何。飲也。飲訓便利。案何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

以致孝於親。於矣。鈔本作乎。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為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即請之請。請與誠通。畢徑改為誠。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是也。願說同。今據正。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161.3/1200 $\frac{1114.1}{1200}$

墨子問詁

~~000182~~ 00039

161.3/1200

15/15



國家圖書館



004638131



111

籍